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七

中華書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 七

中 華 書 局

卷七目錄

古今僞書考跋	1
古今僞書考序	6
四部正譌序	15
印行辨僞叢刊緣起	21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序	22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後記	31
“古籍年代簡說”寫作計劃	48
崔東壁遺書序一	51
附 王煦華：崔東壁遺書序附記	174
王煦華：崔東壁遺書重印補記	176
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附言	178
崔東壁遺書序二	181
崔東壁遺書按	185
序目按	185
王灝崔東壁遺書目按	186
徐世昌畿輔書徵崔述按	187
傳狀按	187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按	189
崔東壁先生佚文按	189
崔東壁先生佚文·附呂游西門閘記按	191
知非集按	191

二餘集按	193
針餘吟稿按	194
菽田贍筆殘稿按	195
崔德皋先生遺書目錄按	196
崔德皋先生遺書·訥菴筆談按	198
崔德皋先生遺書·尚友堂文集按	199
崔德皋先生遺書·寸心知詩集按	201
崔德皋先生遺書附錄·楊蔭涿崔德皋先生年譜按	202
崔東壁先生親友事文彙輯按	203
評論按	204
評論續輯按	205
評論續輯·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分論第六章 論語按	206
評論續輯·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總論第四章 中庸按	207
初編校勘記原序·初刻本校勘記卷一補上古考信錄 校勘記	207
初編校勘記原序·初刻本校勘記卷二洙泗考信錄 校勘記	208
二編校勘記原序·東壁遺書校勘記序	208
今本知非集校勘表按	210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	211
致胡適：答書	228
附 胡適：詢姚際恒著述書	231
致胡適：答書	232
附 胡適：囑點讀偽書考書	232
致胡適：告擬作偽書考跋文書	234
附 胡適：告擬作偽書考長序書	235

致胡適：答書	237
致胡適：論竹柏山房叢書及莊子內篇書	238
附 胡適：告續得姚際恒著述書	239
胡適：答書	239
致胡適：論僞史及辨僞叢刊書	240
附 胡適：告得東壁遺書書	242
胡適：自述古史觀書	242
致錢玄同：論辨僞叢刊分編分集書	244
附 錢玄同：論近人辨僞見解書	245
致錢玄同：論辨僞工作書	247
致胡適：論僞史例書	249
致錢玄同：答編錄辨僞叢刊書	251
附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僞叢書書	253
致胡適：論通考對於辨僞之功績書	256
致胡適：答書	257
附 胡適：論辨僞叢刊體例書	257
致錢玄同：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作僞書書	259
附 錢玄同：論編纂經部辨僞文字書	260
整理十三經注疏計劃	262
擬編輯尚書左傳讀本計劃書	273
上古史研究	275
一、序論	275
二、中國古代史料概述	295
三、詩經研究	333
四、楚辭研究	367
五、禹貢上的二大問題	398
六、堯典內的二大問題	413
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	449

經學通論講義	466
開課計劃	466
第一講提綱	468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一	471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二	472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三	480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四	485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五	491
第二講參考資料之一	497
第二講參考資料之二	501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一	502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二	502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三	507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四	515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五	516

古今僞書考跋^{*}

右古今僞書考一卷。宣統己酉歲，始見於孫伯南先生架上。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遂借自孫先生手錄焉。是書始刊於知不足齋叢書；先生所藏爲光緒十八年秋浙江書局單行本。浙局是刻，板本甚劣，譌謬爲繁。今就其可正者正之；他日得善本，當重校。

書無序跋，亦不記年。姚君行事，他書並難徵考。觀其引據書說及錢牧齋、顧寧人而止，則是清康、雍間人。蓋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聞於世俗者，可決也。

尋索所著，於易傳條曰：“予別有易傳通論六卷。”於古文尚書條曰：“予別有通論十卷。”於大戴禮條曰：“予前作古文尚書通論，其中辨大戴禮非本書，乃後人之僞。”於周禮條曰：“予別有通論十卷。”於孝經條曰：“予著通論止九經，其別僞類不及孝經。”於真書雜僞類曰：“經則禮記、儀禮有之，並詳本書。”知通論之作至爲博洽，抉擇必甚精。以其有通論，故此考中於易、書、禮皆不著考辨。然通論無傳本可求，檢各家目錄亦不載，其已佚乎？

夫古文尚書之僞，梅君而後，百詩、松崖、懋堂、艮庭辨說明矣。周禮頗見攻於晚近。而易傳、儀禮則終清一代蓋無疑者。

* 原載古史辨第一冊，樸社，1926年6月。跋又載辨僞叢刊古今僞書考書末；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

使姚君通論而在，必有以廣吾異聞。今但從此考得窺鱗爪，名之不沒亦僅賴此，其傳其不傳豈姚君之意乎！

是書一卷，頗類隨手筭記，非有意著述之林，故文筆疏散。其討論多采前人成說，自漢志、隋書而下，唐之柳子厚，宋之晁子止、陳直齋，明之宋景濂、胡元瑞，並多擷取，而以晁、陳爲最多。或微折衷，不盡證實，弗能謂博議無遺也。

其缺而未舉者，在“經”，有書序、周易舉正、乾元序制記、論語筆解、六經奧論諸書。在“史”，有聖賢群輔錄、五孝傳、卓異記諸書。在“子”，有孟子外書、鄧析子、燕丹子、靈棋經、道德指歸論、老子河上公注、莊子郭注、群書治要、家山圖書、搜神記、述異記諸書。至於醫藥、術數之籍，不可勝計。若“真書雜僞”，則有朱子通鑑綱目；“兩著併名”，則有高誘戰國策注；在姚氏成書後，則有日本刻古文孝經孔傳、今文孝經鄭氏注。如此之類，並可補論，勿求備於此書已。

若其編次，余竊有議。以忠經入經，以天祿閣外史入史，得毋但觀其名歟？於文中子，既從揮塵錄證王通之有其人，又曰“通耶，郊、時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則是“未足定其著書之人”也。於詩序，既從後漢書證爲衛宏所作，又曰“非僞書而實亦同於僞書也”；於杜律虞注，既從楊用修言謂爲張伯成作，後人嫁名於伯生，又曰“伯生集有杜詩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訛爲伯生耶”：則二書者，是“本非僞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也。於乾鑿度曰“宋人掇拾類書而成”；於竹書紀年曰“予於紀年，以爲後人增改”；於李衛公問對明非阮逸僞書，而曰“今世傳者當是神宗時所定，而彼所定實采通典”：則三書者，是“真書雜以僞”也。今輒與僞書同列，不亦過歟？於商子采周氏說，曰“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會”；於賈誼新書采陳氏說，曰“多錄漢書語，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其言相類，而商子爲僞，新書爲真，

則不足以服人矣。於脈訣曰“稱晉王叔和撰，晁氏謂後人依託”；於金匱玉函經曰“此非仲景撰，乃後人依託者”：其言亦同，而脈訣爲僞，玉函爲真，則又不足以服人矣。孫子一書，反覆無證驗，則宜與鬻子、鬼谷並在僞書，而獨入之“未定其人”，豈爲當乎！陰符經即爲寇謙之作，而七賢注塗抹已遍，盡爲僞託，自傳其書，即有其注，豈猶得列於真書耶！於文子，但曰“不全僞”，而其所以不全僞者不言焉；於列子，但曰“意戰國時本有其書”，而其所以本有其書者不言焉：而文子、列子遂非僞書矣。若晏子春秋與管子同裁，素問、本草與山海經方軌，而真僞輒大別：何隨情抑揚之甚也！

蓋嘗論之，其病有二：一則以文辭之工拙定真僞，故文、列爲真而鶡冠、公孫龍爲僞。一則以後世著述之成法矚括古籍，故黃帝素問、神農本草、晏子春秋胥入僞書。姚君抑亦未深思乎？昔人筆記謂君桴擊孝經，殆過激。予謂此考中最精之言莫孝經條若，他條皆依附人說，發明者鮮矣。

論僞書者予最服膺實齋。竊取其言，分爲七類，非可以僞書包也：

一曰“師說”。——聖人制作，守於官司；及周末文勝，軼爲百家。口耳之學不能無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所以求傳習之廣焉。是以羲、農、黃帝之書雜出於戰國，連類於漢、魏。其後有卓越之人，爲衆宗仰，法度猶傳，筆札未錄，則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此正古人言公之旨，不必以誠僞規度者也。如素問、本草、山海經、周髀算經、易傳、三禮、難經、星經，雖有僞附，又不能定其著書之人，然終不當與虛造者等視。今四庫所著錄，諸家書目所臚列，醫藥、術數之書獨多依託，良由此等學說不憑書籍以傳耳。

二曰“後記”。——管子述死後事，韓非載李斯駁議：蓋古人書無私著，大出後學綴輯，雖有不倫，無乖傳信。故管子、晏

子，不可謂之偽書，猶春秋公羊傳成於高孫壽，尚書大傳錄於張生、歐陽生也。論其體例，與前類頗同。惟前在記學，學則雖遠無弗賅，縱法言多疏，師承非可悉求，亦以意聯貫爲之；此在記事，事則年代不能遙，言行不能虛構：所以異也。

三曰“挾持”。——或蹈偶覩之名，或襲散見之語。是故，因倚相而有三墳；因老傳而有關尹；賈生感賦，遂作鵩冠；列子夸言，因成穆傳：其附託巧而心日拙矣。章氏曰：“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未必無什一之存。如古文之搜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六朝古書不甚散亡，採輯之功必易爲力。計不出此，藉以作僞，豈不惜哉！”是故，薛據作僞，則亦王肅也；江聲作僞，則亦梅賾也。然而一存補逸之功，一有亂古之罪者，操術不可不慎也。——此僞託古昔者也。

四曰“假重”。——名賢之作，爲世寶貴；苟有一籍之傳，奚止十鍊之價。故小學推晦庵，政經題西山，杜解歸子瞻，潛虛屬君實。——此僞託近世者也。

凡茲二類，胥實齋所謂奸利。“欺於朝則得祿位，欺於市足恣壟斷”：心術之蔽，有如是哉！

五曰“好事”。——蓋體同於擬作，心在乎炫奇。弄數十之愚人，戲千年之古子。脫略不羈，風流自賞。明豐坊、姚士粦輩，儻其人乎！又或心懷憤激，輒欲誣陷嫁禍，僧孺行紀、聖俞碧雲駁作焉。

六曰“攘奪”。——前此數類皆自作之而以僞人，此則竊人之言以爲己有，於諸書中品最下矣。章氏曰：“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譚峭竊化書於齊丘，郭象竊莊子於向秀，作者有知，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胥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失其本旨也。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利以爲功，大道廢而心術不可問矣！”予謂清代古籍大明，所不著者必

已弗傳，而采輯諸書逸文，則有玉函五百餘種，抱經、平津、問經、別下、心齋、魯山百餘種，粲然畢陳，欲僞古者已無從措手，挾持好事之途庶幾可絕。獨攘奪則劇於前古，往往萬目昭昭而攫金者咸攘臂於市。舉國化之，恬不爲怪。其能竄易更張，蓋猶絕少。廉恥道喪，遂令王儉、阮逸宜尊美讓，悲哉！

七曰“誤會”。——本非僞書，後人迷不能辨，遂沿傳爲僞作。舉凡姚君所謂“有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有兩人共此一書名，今傳者不知爲何人作者”，“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皆是也。

予素謂目錄雖分體類，亦宜判別時期。今觀於僞書，輒意出於漢、魏間者當與唐、宋而下異其等差，則比次而觀，亦可以識學風之所趨矣。

予又謂孝經本僞書，使入之禮記，明標秦、漢儒者所作，則不可謂僞。中庸非僞書，自程氏以爲子思憂道學失傳而作，則與詩序亦同。又列子雜采道、緯，同於亢桑之僞；易林誤題焦贛，同於爾雅之誣。姚君所列，亦爲不倫。

予於學問，猶盲瞽不能識別。他日讀書稍多，願爲是考補正。用記於此，視爲息壤。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顏剛寫竟跋。

適之先生評：

“西方美人”與“西方聖人”大不同，不可並論。

所分七類，似尚太寬。我主張，甯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

實齋“公言”之說雖有一部分真理，然不可全信。

古今僞書考序*

我現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作為專業的人了。這個嗜好的養成自有多方面的誘導，但在這許多誘導之中最有力量的一個便是這本小書——姚際恒的古今僞書考。

我在幼年，什麼書都喜翻弄，沒有目的，沒有問題。家中舊藏王謨本漢魏叢書一部，尤使我歡喜，因為裏邊搜集的古人著作種類最多，它最能把古籍的現存狀態告給我知。

古今僞書考的書名，我早在書目答問裏見到了，但因它刻在知不足齋叢書裏，而這部叢書不易見，所以還不曾讀過。到了十七歲那一年，始借到一部浙江書局的單行本。不料讀了之後，我的頭腦裏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這因為我的“枕中鴻寶”漢魏叢書所收的書，向來看為戰國、秦、漢人所作的，被他一陣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僞書堆裏去了。我向來對於古人著作毫不發生問題的，到這時都引起問題來了。

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盪只有兩次。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經，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第二次就是這一回，翻看了一部漢魏叢書，又讀了一本古今僞書考。我深信這兩次給與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

* 原載辨僞叢刊古今僞書考書首，樓社，1930年；又載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11月；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

古今僞書考只是姚際恒的一冊筆記，並不曾有詳博的敘述，它的本身在學術上的價值可以說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僞書”一個名目，敢于把人們不敢疑的經書（易傳、孝經、爾雅等）一起放在僞書裏，使得初學者對着一大堆材料，茫無別擇，最易陷于輕信的時候，驟然聽到一個大聲的警告，知道故紙堆裏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聵振聵的功效。所以這本書的價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績，而在它所給予初學者的影響。

後來從四庫全書提要的存目裏知道姚氏有一部筆記，叫做庸言錄，是最大膽的著作，可惜見不到。他用全副精神做成的九經通論是對不合理的經學下了總攻擊令，他比閻若璩的範圍要廣，態度要更徹底，可惜也無從見到。無可奈何，就標點這本小冊子來吸取他的一點辨僞的精神。

一九二〇年，我初在北京大學畢業，服務母校圖書館，時間尚有餘裕，就從事這個工作。但我的喜歡搜集材料的癖性總改不掉，我想爲這書作箋注。作箋注時應用的書籍，北大圖書館不夠，再到京師圖書館尋去。費了幾個月功夫，範圍越放越大，材料愈積愈多，問題也發生個不歇，這本書的箋注竟有無從下手之苦了。可是，箋注雖做不成，而因了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學術界上所起的幾次辨僞運動倒弄得很清楚。我於是又發大願，要編輯辨僞叢刊。

時間去得真快，到今日又過了十年了。此十年中，時局的不安，生計的壓迫，使得我頻頻南北奔馳，辨僞叢刊沒有出版幾冊，這是我時引爲恨事的。

但在這十年中，我們努力搜求姚氏的遺著，頗有些可觀。最早，從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中見到他所引的詩經通論。稍後，又在尚書古文疏證中看到閻若璩節錄的他的古文尚書通論。稍後，又在杭世駿續禮記集說中見到引他的禮記通論。後來，又從吳又陵

先生(虞)處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鐵琴山館刻本詩經通論。後來，轉寫得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中所藏的好古堂書目鈔本，是錢塘丁氏的舊藏，我們可以在這本書目上知道他所讀的書。後來，又從杭郡詩輯中尋到他的兩首詩。最近，倫哲如先生(明)購到殘寫本春秋通論，我們也借鈔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鈔本儀禮通論，又借鈔了。說不定將來更有出于意表的發見。

姚氏是清初的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的來源及其研究的態度，我們可以引四庫提要的話來看：

際恒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僞則本之黃宗羲，闢古文尚書之僞則本之閻若璩，闢周禮之僞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爲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楳之說，以周易十翼爲僞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于禪，亦本同時顏元之論。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總目卷一百二十九，雜家類存目六，庸言錄條）

我們知道，學問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會得捉住真實，自然別人會來聽從你；只要別人能夠捉住真實，你也應當聽從他：姚際恒如果採用了當時各家說而著書，乃是他的從善服義的公心，不能說爲他的罪狀。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氣，掌握了考證的方法，九經中的僞文和僞說自可被他一掃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後可以闢僞！所以我們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說他生在反理學的學術環境中，順應了這時代精神，與黃、閻、萬、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發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應當說剽不剽的話。（他辨僞古文尚書非剽閻若璩，證見下文。）

至於他的書何以失傳，這個理由，錢玄同先生說是由於四庫

館諸臣的反對。他以爲提要中既罵他經學方面的種種，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見他的九經通論。但四庫中沒有此書，即存目中也無此名，可見他們有意把他壓抑下去。他的書既爲“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庫館所痛斥，自然別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這個假設很可能。康長素先生新學僞經考云：

劉歆僞撰古經，由於總校書之任，故得託名中書，恣其竄亂。……按古今總校書之任者皆有大權，能主張學術，移易是非，竄亂古書。先徵之今。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群書，紀昀主之，算法則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鑑爲中國算學最精之術。戴震於測圓海鏡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厥後，授時草及四元玉鑑等書皆屢見之。”則戴震必見其書，而乃不爲著錄，蓋欲獨擅其術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覺流露、不及校刪者耳。）紀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復繁露園集之野言，譏名臣言行錄不載劉元城者數條；其他主張雜學，所以攻宋儒者無不至，後生多爲所惑。……幸生當國家明盛，群書畢備，故不至大爲竄亂。（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上）

這是很明顯的證據。此外，錢玄同先生又告我兩件竄亂的實事：其一，宋樓鑰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鴻寶）曾用宋本校對一過，發見四庫本改竄甚多，而尤以他替婦人所作的墓誌銘爲甚。因爲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記女子改嫁的事實，及其前夫、後夫的官銜。但四庫館中人則以爲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從一而終。至於把她歸于哪一個丈夫，則以官階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則使其始終從前夫，後夫官大則使其始終從後夫。其二，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其書中土久佚，修四庫書時根據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

章，疏意爲夷狄雖有君，猶不如諸夏之無君；而四庫本的疏意，則是諸夏無君，猶不如夷狄之有君。意義極端相反，而乃發現於同一書中，其字數又相同。知不足齋本亦據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與日本本合，後印本則與四庫本合。蓋四庫館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書中說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義上，必改得它不傷皇帝的面子而後已。知不足齋本既已刊成，始知館中改筆，不敢不依欽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齋叢書即用初印本，猶未挖改，而古經解彙函中的論語義疏則用四庫本，兩書均易見，大家不妨把它們對勘一下。）

從這些地方看，清高宗時開四庫館是有主義的，有作用的。他們對於古籍，不是客觀的整理。他們用了自己的主張和憑藉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學術審查一番：哪種應提倡，哪種應遏絕，哪種應依因，哪種應改變，借編纂之業以行其去取予奪之權。倘使那時還沒有刻書的一件事，傳鈔的本子又相習以四庫爲正本，則數十百年之後，四庫本即得統一全國的書本了。看了這些事實，可知劉歆在校書時改竄許多古書是很可能的，我們正不必對於今文學家的攻擊作過分的懷疑。

姚氏著作，當時或有幾種刻本，因爲在好古堂書畫記及書目上證明他不是一個窮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沒有及身寫定而不刻，也必有許多鈔本。何以四庫總目上只把他的庸言錄存了目，其他連存目也夠不上呢？這很明白，他的懷疑古書和攻擊古經師的態度絕不爲四庫館諸臣所容，或竟被銷燬了；他們又慮後人有贊同其說的，故即于庸言錄的提要上作總括的一罵，以見其人之不足取。實在清學到了乾隆時，古代的偶像又喚起來了，清初的實事求是的風氣已變成信守漢人師說的風氣了。只有偽古文尚書，因爲它起在魏、晉間，夠不到漢，沒有漢代的權威者爲它保護，又因它的宗師是王肅，適爲漢學宗主鄭玄學派的敵人，又因當時大師惠棟亦曾繼續閻氏之業而爲古文尚書考，故他

們對於清初提出的許多辨僞問題只有僞古文尚書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麼書都要疑，當然應受他們的排斥。

姚際恒的傳狀，我們找不到。現在姑把毛奇齡的西河詩話和吳振棫的杭郡詩輯中兩段文字寫在這裏，權當他的小傳：

亡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祇一學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恒也。予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書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立方，際恒字。及予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少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學，且哀然造成一書，果是何說？”立方應聲答：“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學，誠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第是時兄已死，予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即贈予長律二十韻……其情詞篤實；始知亡兄非輕許人者。（西河詩話卷四。）

姚際恒，字立方，號首源，錢塘監生。……首源博究群書，撐腸萬卷。……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精治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予婚嫁畢而治九經。”遂屏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凡一百六十三卷。又著庸言錄若干卷，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持論極嚴覈。其家構海峰閣，西牕面湖，簷際懸舊窰霽紅椀，夕陽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牕絕句云：“高閣虛明木榻施，晝間兀坐每移時。湖山一角當牕面，烟樹殘霞晚更宜。”（國朝杭郡詩輯；前段與武林道古錄略同。）

從這兩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知道幾件事實：（一）他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後始專力治經，閱十四年而成九經通